

延河边的读书生活

■胡松涛

毛主席把这本书交给他,叮嘱他尽早送还。莫文骅拿起书一看,毛主席已经认真读过这本书,书页里圈点点,画了许多杠杠。莫文骅取回书后,不敢耽擱,立即找人用蜡纸刻写,滚轴蘸墨印刷。因为纸张奇缺,只好在废旧文件的背面上印刷,虽然粗糙,但总算给每个小组印了一本。大家拿到这本散发着油墨香的《大众哲学》,如获至宝,争相阅读。

为了解决书问题,陕甘宁边区政府1937年5月开始筹建延安中山图书馆,林伯渠任馆长。为建这个图书馆,毛泽东捐了300元,彭德怀捐了200元,边区政府捐了300元。爱国人士续范亭捐赠了《古今图书集成》。冯玉祥也捐赠了许多图书。1940年7月,延安中山图书馆正式开馆,馆藏图书5000多种,还有边区和大后方的报刊百余种。

当时,延安比较有名的图书馆还有:1939年冬在大砭沟建设的鲁迅图书馆;1941年12月在杨家岭建设的中央图书馆(初名图书室)。比较大的单位也建立了自己的图书室。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比较骄傲的是,他们有一套30多册的《世界美术全集》。这套书是华北八路军在战斗中获得的战利品,整套送给了鲁艺。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冯牧说:“鲁艺虽然有一个藏书颇丰的小图书馆,但是要借到想看的书籍并不容易。于是我们就抄写和摘录,这是一个笨拙的却常常是效果昭著的办法……”

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了平剧研究院,排戏没有剧本,他们听说毛主席的藏书中有《戏剧》剧本集,就向毛泽东借,用后归还。因为排戏需要,一借再借。毛泽东说,既然你们有用,就送给你们吧。

借书,是那个年代革命人的同学之道。雕塑家王朝闻说:“江丰同志有一本曾觉之翻译的罗丹的《美术论》,我多次借阅……”延安青年艺术剧院的白渡回忆说:“书少人多,大家轮流排队等着看。青艺图书室里的小说都

被一抢而空,我性子又急,怎么办?忽然想到出去借,便想起叶剑英同志的书架上有大量的文艺书籍。在女大时,通过同学认识叶剑英同志的夫人吴博,于是我去女大南边王家坪总参参事部,直奔吴博住处,借了厚厚一摞中外名著。真开心……”当时,有个同志向作家柯蓝借了俄国文学家果戈理的《死魂灵》,却把书弄丢了。于是,他在《解放日报》1941年7月19日发表启事“寻找‘死魂灵’”:“13日下午失《死魂灵》一本,内有柯蓝署名,携去者希与送回。如有此书的同志愿割爱者,请寄王家坪。本人愿以重价或书籍交换。”

因为图书缺乏,大家借书,抄书,交换书,在报上刊登启事借书,还不停地编书,传出不少佳话。

1941年5月29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中央秘书处”的“征求文献启事”:“本处急需一九三〇年九月、十月间中共三中全会决议案,及一九三一年中央苏区党代表大会决议案各一件……当以解放社出版之任何书籍五本奉酬。这则启事是毛泽东吩咐刊登的。五本书的奉酬,是一笔不小的奖励。毛泽东为何急着找那些文献?为的是编书《六大以来》。”

鲁迅艺术学院在周立波的支持下,开了一个“名著选读课”。周立波指定的书目有鲁迅的《肥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高尔基的《我的旅伴》等,学员先按指定书目阅读,上课时发表读后感,最后周立波作总结。

《安娜·卡列尼娜》当时只有周扬翻译出来的半部书,成为延安的流行读物。鲁迅艺术学院图书室有两本《安娜·卡列尼娜》,预约这本书的登记者超过200人。作家方纪跑到杨家岭中央图书馆,借到一本《安娜·卡列尼娜》。他打开一看,上面有毛泽东亲笔批语的许多文字。

作家冯牧回忆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笔记本,在那上面用蝇头小楷抄满了自己所喜爱的但图书馆中只有孤本的一些文学名著。……我曾经有一本手抄的梅里美的散文《西班牙书简》(全文大

约有五万字)和都德《磨坊书简》的选本,直到解放战争时期才遗失掉。”

延安的书,有革命者带过来的,有通过各种渠道买进来的,还有自己编印的。中央出版局在延安出版了几百种书。周恩来每次从重庆回延安,都搜罗大量大后方的图书带回来,还专门为边区保育院小学购买了几百本适合小朋友阅读的图书,如《洋铁桶的故事》《吕梁英雄传》等。渐渐地,延安的书多起来。在清凉山下的新华书店,可以买到《列宁选集》、毛泽东著作、鲁迅著作等。

历史学家范文澜曾说:“目前全中国找不到像边区那样安静的地方,能让读书人无所顾忌,有吃有穿,平心静气进行读书和研究。”力群说:“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要读一点马列主义的书还得偷偷地读,弄得不好就有坐监牢的危险,现在来到延安可以光明正大地学了。在这方面我真是如饥似渴。”

延河上的读书生活,改造了许多人的世界观。木刻家古元回忆说:“我最先读到一本很好的书——《共产党宣言》,这本书虽然字数不多,道理却讲得非常深透,比较容易看懂,我接受了这个学说……”作曲家冼星海来到延安,立即融入延安的学习热潮中。他说:“为学习浪潮所推动,我也学习理论,最初仅限于与音乐有关的东西,后来知道还不行,我就也来一个学习社会科学的计划。我看了一些入门书之后,觉得不至于落在人后了。但慢慢发生了兴趣,我竟发现了音乐上许多的问题过去不能解决的,在社会科学理论上竟得到解答。”

1947年,中央机关及所有院校都忙着转移,迎接战争,大家把杨家岭中央图书馆的藏书秘密地藏在几个窑洞里。一年后,中央已经转移到河北西柏坡附近,中宣部的曾彦修建议把埋在延安的书挖出来,拉回西柏坡。中央办公厅采纳了这个建议,派人去延安,把书挖出来,找了十几匹毛驴,把书驮到河北。不久,这些书跟随党中央一起进了北京。

是因为特殊在震后积石山,特殊在信里具体可感的地震感受,特殊在震后被武警官兵感染的幼小心灵,更特殊在这份军民双向奔赴。也许就像网友们所说的那样,中国军人在人民心中的分量,就是“定心丸”,是绝对信任。

我拍摄的武警官兵帮群众搬运暖炉的照片曾在《中国日报》英文版头版刊发。作为灾区一线的新闻记者,看到这样令人动容的场景数不胜数。我绞尽脑汁用镜头去传递这些温暖,让更多人看到灾区的故事、我们的故事、中国的故事。

姜茶、热牛奶、饺子……安置点帐篷外的锅炉旁冒着热气,官兵尽可能地给群众提供各种热食;武警甘肃总队医疗分队穿梭在各个帐篷,为受灾群众上门诊疗;“武警爱民帐篷学校”里不时传出朗朗读书声。阳光洒向大地,有官兵带着孩子们玩起了游戏。夜晚来临,村民们在搭建好的活动板房里,围坐着烤暖炉。当人们睡去,官兵的“晚班”才刚开始。为尽快将物资发放到群众手里,官兵连夜奋战,直至早上8点。跨年夜那晚,我的战友带着一群孩子打搞恶拳。小孩子们认真地学着,一个个小拳头带着要打破阴霾、冲向黎明的硬萌。

2024年1月1日清晨,日出东方,格外明媚。安置点活动板房外,国旗在每家每户窗外飘扬,大红灯笼高高挂在每个安置板房的门前,老乡们和战士们玩着“福”字边走边聊天,身后的孩子们打闹奔跑着。板房里,一位阿姨揉着面,战友们为她临时的“新家”挂上中国结。这些画面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我用相机记录下这些温暖的瞬间。这些温暖瞬间让我坚信,没有一个冬天不能逾越。

午后阳光正暖,官兵依然奋战在一线,或帮群众在危房里搬运生活物资,或和大家一起收拾散落在地上的农作物,或在板房门前铺设砖路……我想,这些互帮互助的画面都会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成为治愈灾区群众震后伤痛的一剂良药。

回程路上,在震区一线的日子像电影倒带般在我脑海里轮播。那些天,我的图片和报道被刊发在全国很多媒体上,我也真切见证了全民族共同抗震救灾的伟力,军民守望相助的温暖,互帮互助、共赴美好未来的期许。

待到春暖花开时,我想再去积石山看看,看看乡亲们的新家。



感悟榜样事迹 汲取奋进力量

——解放军总医院首届“最美总医人”颁奖仪式侧记

■张奎 张密

活力军营

新年伊始,解放军总医院举行首届“最美总医人”颁奖典礼,用质朴庄严的仪式向榜样致敬。

首届“最美总医人”评选是该院传承优良传统,全面推进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实际举措。评选历时3个月,经基层推荐、网上公示、投票评选最终评出。

颁奖仪式分“向战为战排头兵”“创新攻关带头人”“岗位荣誉守护者”“救死扶伤突击队”4个篇章,以播放事迹短片、宣读致敬词、现场访谈等形式,立体呈现9名先进个人、11个先进集体的感人事迹,展现新时代人民军医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姓军为战的使命担当、生命至上的价值追求、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

一路芬芳花满路,一路辉煌创新篇。歌舞《光荣绽放》拉开了颁奖仪式的序幕。

热烈掌声中,陆续登台的有30余载执着追求的学科带头人,有针药并施保障战斗力的知名专家,有用心守护、抚平创伤的军中天使。他们医为战、研为战、教为战,用所学为伤病员祛除病痛,为战斗力建设提供重要保障。

经过眼科专家李朝辉的紧急手术,某部20岁的战士保住了眼球,恢复了视力;中医知名专家杨明会传承小井红军医院精神,致力于用中医药祛除训练伤病;35载从事烧伤患者护理的王淑君,用轻柔的话语讲述对患者发自内心的爱。获奖者的故事让观众动容。

“感动是泪水、感动是笑容,感动来自平凡、来自普通……”一曲《感动》深情真挚,唱出了医务工作者扎根岗位、立志奉献的心声。

“我们举办这场颁奖仪式,就是想通过宣传先进典型的方式,为大家上好一堂生动的优良传统教育课。”该院领导介绍,颁奖仪式以先进典型分享亲身经历、强军故事为主线,展现总医院官兵、员工的精神风采。

创新,是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力量之源。解放军总医院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创业发展史,就是一部精益求精、攻坚克难

的奋斗史。矢志创新、勇攀高峰的根脉,历经岁月更迭,在今天更加枝繁叶茂。

介入超声科专家于杰,10余年取得多项国家发明专利;热带医学学科专家李慧灵,刻苦攻关地区特异性流行病、传染病防治;肾脏病科专家程庆砾,38年潜心钻研,著述等身,造福无数老年患者……“‘南楼精神’是总医院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既是践行者,更是传承者,未来要以身作则继续把‘南楼精神’发扬光大。”获奖者程庆砾说。

无私奉献、品德高尚,是总医人的精神标杆。护士长肖红第28年坚守急诊护理一线,与患者心贴心;康复医学科专家杜金英数十载用真挚的情感,把平凡的工作做到极致。

一声“尚妈妈”,两眼泪洒花。仪式现场,一家四口与尚丽新医生视频连线,为“尚妈妈”送上祝福。从医50年,尚丽新接生的婴儿数以万例,挽救了很多危重孕产妇的生命。

卫勤保障是人民军队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姓军为战是铭刻在每一名军队医护人员身上不可磨灭的光荣印记。

医生护士首先是卫勤战士,无论硝烟弥漫还是疫情袭来,无论天涯海角还是异域他乡,哪里有伤病,哪里就有白衣战士冲锋的身影。第一医学中心重症医学科监护室团队,用实际行动践行着“生命相托、永不言弃”的医者誓言。多年来,科室主任周飞虎执行援非抗击埃博拉病毒任务,远赴非洲马里救治维和伤员、奋战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在离死亡最近的ICU战场,带领团队一次次将生命垂危的重症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人民军医忠于党,不变的军魂指方向。”一线医务人员合唱原创歌曲《人民军医忠于党》,用嘹亮歌声,抒发了人民军医许党报国的赤子情怀、保障打赢的壮志豪情。

“这是一场涤荡心灵的精神盛宴,是一堂弘扬传统的教育课,更是一次履行使命的催征动员!”大家纷纷表示,不仅要学习“最美总医人”,更要争当“最美总医人”,以优良传统培植好作风,锻造硬本事,建功新时代。

上图:解放军总医院首届“最美总医人”颁奖仪式现场。李静轩摄

“兵弟弟”

■朱亚平

然会来看望他。一天,我正在上班,五官科的护士突然来找我,说小刘今天拆线,可是他说害怕,想让我过去陪陪他。我赶紧请了假,来到五官科。小刘紧紧握着我的手,顺利地拆了线。

又过了几天,小刘眼睛上的纱布可以拿掉了。当他重见光明的那一刻,大家都为他鼓掌祝贺。那年2月,因为扁桃体发炎引起高烧,我住进了我们医院的五官科病房。有一天半夜,救护车呼啸而来。第二天早上,病区队长告诉我,为掩护战友而不幸炸伤了眼睛,已经连夜做了手术;我们要多关心他、鼓励他。

早饭后,病友们相约去看望那名战士。他就住在我的病房对面,姓刘,当时18岁,和我是同年兵。他以为自己的眼睛伤得很严重,情绪低落,不怎么说话。尽管大家都在安慰他,但我知道,我们并没有解开他的心结。

军医告诉我们,小刘的手术很成功,只要不发生感染,眼睛是不会失明的。我们都为他高兴。在以后的几天里,我经常去看望小刘。每次我去时,他都高兴地叫我大姐。在医护人员精心照料下,他恢复得很好,渐渐走出了情绪低谷。

没几天,我出院了。出院前,我又一次去看望小刘,并承诺,只要有空,我仍

震区见证

■侯崇慧



2023年12月23日,在甘肃省积石山县刘集乡高李村临时安置点,武警甘肃总队临夏支队官兵带着“武警爱民帐篷学校”的孩子们做游戏。

侯崇慧摄

救一人、多救一人。

官兵最先救助的是一个被倒塌墙砸伤的小男孩,他胸、腹部都受了伤。由于道路受损,一名“00后”战士毫不犹豫把孩子背起来,走了半个多小时送他紧急就医。我用手中的相机拍下了这感人的一幕。这张名为《最值得信赖的肩膀》的照片,后来被各大媒体转载。事后,面对媒体记者采访,那位小战士只是淡淡地说:“我尽量让自己腰弯得更低一点,好让孩子趴在我背上舒服一点。”

在余震不断、呵气成霜的寒冷冬夜,战友们即便双手冻得生疼,饥寒交迫,也没有人退缩,反而越干越起劲,在废墟中奋力搜救受伤群众、转移伤员,努力与时间赛跑。因为他们知道,灾难面前,人民群众需要他们。看到高效的救援速度,有网友感慨:“天灾依然无情,但今天人民子弟兵的攻坚抢险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为受灾群众带来了安

全感。”

在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19日下午,救援工作重点转为伤员救治和受灾群众安置。工作重点虽然转变,但任务官兵的脚步从未停歇,清理中断路、搬运取暖物资、搭建帐篷、危房拆除……据不完全统计,在完成人员搜救至22日大概3天的时间里,每名武警官兵平均搬运物资7吨以上。而日夜奋战的任务官兵在等下一批搬运物资的间隙,几乎坐下来就能睡着,甚至有时站着就能睡着。

军爱民,民拥军。自然灾害面前,军民一家亲的画面随处可见。一位被武警官兵救助的大娘,在感谢之余更激动地说,要让自己的孩子长大后也去当兵。

一帮稚嫩的孩童还自发加入共建“家园”的队伍,帮助官兵搭建帐篷。我们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一封灾区小朋友写的感谢信。说它“特殊”,

文化博览

“见面分一半……”朱光对毛泽东说。

毛泽东作气恼状:岂有此理!面对《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仲夏夜之梦》,还有《石索》《三希堂》残帖等书,朱光和毛泽东“争”了起来。

这几本书是作家舒群来延安的途中,在日军狂轰滥炸的废墟中捡到的,一路上当宝贝带着,硬是把它们带到了延安。他到延安后,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凯丰派中宣部秘书长朱光接待他。朱光领着舒群去见毛泽东。舒群见到毛泽东,激动地把自己珍藏的那几本书拿出来,送给毛泽东。酷爱文学与书法的毛泽东一见这些书,非常高兴,却没想到,站在一旁的朱光不依不饶,非要“见面分一半”。

谁说说服不了谁,结果还是毛泽东让步,平分秋色,朱光索走了《奥赛罗》《李尔王》《石索》碑帖。

后来,在延安《解放日报》担任副刊主编的舒群,一直记得1938年春天毛泽东与朱光“争书”这件事,并把它写在《胜利似春光》一文中。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等30多所学校,把延安建成了一座“大学城”。延安的革命者为革命而读书,成立了许多“读书会”“读书小组”。其中著名的有:哲学小组,由毛泽东发起,艾思奇主持,每周一次,研究康德、黑格尔等。中央学习组,主要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新哲学大纲》《辩证唯物论教程》等。

延安的“读书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缺书。1937年4月24日,在清凉山的一个窑洞里,新华书店诞生,不过当时书架上的书实在太少,连一本《大众哲学》都没有。

有一天,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得知毛主席那里有一本《大众哲学》,连忙来到毛主席住处借书。

兵味一得

2023年12月18日深夜,一场地震将全国人民的心都凝聚在了甘肃积石山。有困难的地方就有人民子弟兵。武警甘肃总队官兵第一时间赶赴灾区开展救援。作为一名“兵记者”,我也临危受命赶赴灾区一线。回想这次特殊的任务,有危险、有忙碌,也有挑战、有收获,更有温暖和希望……

地震发生时,我刚整理完当天拍摄的照片准备休息,房间突然剧烈震动。几分钟后,甘肃积石山发生6.2级地震的消息便传遍了网络。我所在的兰州市距离震中102公里,震感也十分强烈。我随即拨通了领导的电话,请求跟随总队前指赶往灾区一线。我一边准备拍摄器材,一边联系正在兰州出差的中央电视台国防军事频道记者秦然。前后不到10分钟,我正式接到奔赴积石山抗震救灾的命令。

从兰州市到临夏州,从临夏州到积石山县的高速路上,警灯闪烁、车流滚滚,消防、公安、救援、医疗等车辆连成长龙,点亮了通往积石山的救援通道。那一刻,我看到的是“中国力量”,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团结互助,是人民子弟兵坚决听从号令、全力抗震救灾的众志成城。

凌晨3时许,我们到达积石山县刘集乡。由于道路一侧多处山体滑坡导致道路中断,加之前几日低温降雪天气的影响,道路结冰、山路陡峭,车辆难以通行。但官兵一刻也不敢耽擱,在余震不断和零下十几摄氏度低温的冰雪山路上徒步约3公里,赶往等待救援的刘集乡阳洼村。到达救援地点后,官兵立即投入工作,抢救被困群众、抢修中断道路。官兵争分夺秒开展救援,但看到不远处一座座倒塌的房屋,大家的心情愈加沉重,恨不得个人安危加快了各项工作,竭尽全